

基要派的前景

在十九世紀末，到上個世紀初，當基督教為了信仰爭辯的時候，產生了自由派(Liberalism)與基要派(Fundamentalism)的分別，似是不歸於楊，即歸於墨。

從開始，基要派似乎陷於不利的地位，是由於信仰和行動的問題，更可能是由於名稱的不同。“基要派”，起初是別人所加的名，意義即表示簡略，粗淺，保守；更不幸所謂“基要派”的人，像立心證明對方的譏諷是事實：因自由派注重知識，故意採取相反路線，反對知識，其實，是完全不必要，也不相關的。而“自由派”則關注社會問題，顯得進步而易於相與，不像基要派的嚴峻，拒人於千里之外。爭論繼續下去，贏了爭論，但未必能贏得人心。

“自由派”的意義，是說這些人對聖經的態度：對信仰的“自由”取捨，或說放縱，哪些信，哪些不信，全決於信或聽的人自己。這是說，他們憑自己的理智判斷，以代替單純的信心，不承認傳統的信仰。早期的中國基督徒領袖們，給他們“不信派”的名字，雖然簡單，但給人敵我相對，壁壘分明的印象。

對“自由派”一詞隨意延伸使用，可以聯想到慷慨，大方，活潑，以至人權等正面形像，讓他們佔盡便宜。相對的，“基要派”則是狹隘，膚淺，固執，多疑，好戰。所以，處於不利形勢；加以基要派傾向保守，故步自封，而自由派不談罪的問題，動人的口號，和社會活動，容易得人同情，遂一時成為主流，原因不難推知。

不過，兩次世界大戰，使世人從樂觀的迷醉中覺醒，知道人性的敗壞深度，絕非活動可解決問題，轉而趨向基督救恩。

到了二十世紀中期，福音派興起，急速的發展，使許多人歸於基督教的旗幟下，那古老的十字架福音，不再是羞恥與落伍的標識。神福音的大能，攻破堅固的營壘，一度為自由派佔據的學術營壘，也宣告光復。

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，基要派驀地覺醒，由不問社會問題，變為熱中政治，造成基要派基督教，與政治保守派的婚盟，結果是保守派的政治勝利。基要派得以乘風逐浪而起，聲勢大振。不過，保守派的政客，並不一定是教會的好子弟，他們只是利用基督教為他們造勢，懂得用權術的政客們，欣賞基要派是他們的好驢子，願意牽着逢迎政治的宗教人鼻子走，而不是樂於受什麼牧者的領導。

在這期間，“新時代”(New Age)運動崛起。大致說來，這個沒有中心信仰的運動，以為真理是多面的，道德是相對的，沒有罪的觀念，

容忍一切信仰，而唯一最不能容忍的，是不能容忍別人的人。且看在聖經中，教會的主稱許“不能容忍惡人”為基督徒的品德(啟二:2,6)，那些人全不着意，竟然因其不能容忍，成為被定罪的事。

基要派依附保守派政客，以為得意，代價至少是在真理立場上妥協，甚至是出賣真理。

反對的人，不怕給基要派造成醜惡的形像，而且以為越醜惡，他們越滿足；把“基要派”當作最壞的惡名，甚至把不相干的回教極端分子，也稱作基要派，轉移其定義，同於保守派，頑固的激烈派，儘量與所有想像得到的惡行，聯在一起。所以，並不希奇，無知的群眾不察，沒有理由的對基要派產生惡感，以為是一切惡事的起源。當然，自由派對他們這最滿意的傑作，賞心稱意。

在過去，法維勒(Jerry Falwell)曾自命代表基要派的聲音，不僅涉政，還氣燄頗盛，令人側目；反對他的人，或妒或恨，稱他為“阿伊託拉”，比擬當時伊朗的極端回教領袖。他自己也不避爭議，有時還以爭議為得意。只是當列根總統的夫人楠西，跋扈恣肆，並且以占星決定總統日程，挾制行政，影響國事；身同“護國大法師”的道德先生，卻長期不發一言以諫阻糾正，連譴責那女巫的話，也不曾透過半句！如此太監先知的行徑，使基督徒失望，缺乏神僕人的表現。

現在的道博生(James Dobson)，領袖全美國最大的基督教機構愛家協會(Focus on Family)，維護美國飽受摧害的家庭基地，是許多基督徒所仰望，所敬愛的人物，白宮不敢對他輕易忽視。但布殊竊位總統，更愚而自用，無端生是非，侵略伊拉克；道博生事之前未加阻止，事之後噤口不言，仿佛是未看過電視報紙，或對白宮的交通失靈，任禍國殃民的領袖，欺騙國人，造成雙方百萬人喪生的大悲劇，國家資源的喪失，更不在話下。也許，他不想冒被指“不愛國”的大不韙；但看聖經中的先知耶利米，連“賣國通敵”的惡名都不怕，面同堅石，風骨何啻雷壤！

軟性先知，對基要派基督徒的形像，並沒有什麼幫助，或者該說造成損害。

現在，且看呼喊了多時的兩大柱石事工：禁止打胎，保障家庭組織。道理很簡單，如果父母實行打胎，所有的人都可能不會生活在地；如果同性也可以稱為“家庭”，誰也不可能生下來。這麼明顯的道理，不明白的人，該回家去向父母問個清楚。

既然教會知其當行必行，基督徒在美國佔絕對多數，為什麼只聽樓梯響，響，響，卻未見落實？此無他，因為基要派的領袖不夠認真，包括天主教在內，雖然比較積極，也還是不夠。不過，天主教領袖，警告過從政的信徒，如果國會議員投票贊成打胎，則是幫助殺人，禁止領聖餐。雖然虛聲恫嚇，未見實行，比基督教說都未說，聊勝一籌。

回想當年，天主教的德蘭修女，身不滿五呎的眇小乾瘦婦人，在總統早餐會上，坐在克林頓總統身邊，毫不畏怯的侃侃而談，指斥墮胎的錯誤，主張生命的可貴，為沒有聲音的胎兒說話。

有的基督徒，愛護自己的形像，過於愛護真理，常是對外面橫加於基要派的指責，閉口不言，甚或有意無意的幫腔，甚或基於私怨，嫉妒等不表明的原因，對弟兄落井下石，這是最可惜可悲的事。

主要的毛病，固然出在一般群眾，對道德的漠視，基要派本身，也不是沒有可議及該省察的地方。黑白分明，“文化鬥士”，雖然喚醒人民的警覺，但沒有正確的對付新挑戰，即道德相對論。對一個不信的社會，如何能夠強調聖經的權威？

因此，基要派的前途，在於遵行基督耶穌的大使命，傳福音給萬民萬邦，並進一步造就，將主的真理，教訓他們遵守。其主導人物，更應該靠神的恩典，以真道束腰，發展脊骨，為主站立得穩，對現世的爭議問題，如：濟助貧苦，環境保護及溫室效應等，不必拱手讓自由派領頭，更不要閉着眼睛作當政者的尾巴。

單有純正的信仰還不夠，還要加上實際的行動。祝教會發揚，神國進展，預備基督耶穌榮耀再臨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